

文獻通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 天 出 版 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故事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文獻通考	卷六八—卷九九	二三九—一	宋・馬端臨撰
卷六八		二三九—一	
郊社考			
卷六九		二三九—二七	
郊			
卷七〇		二三九—五二	
郊			
卷七一		二三九—八三	
郊			
卷七二		二三九—一一〇	
郊			
卷七三		二三九—一三五	
明堂			
卷七四		二三九—一五六	
明堂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七五 明堂 卷七六 祀后土 卷七七 雩 卷七八 祀五帝 卷七九 祭日月 卷八〇 祭星辰 卷八一 祭寒暑 六宗四方 祀方明 卷八二 祭社稷 卷八三 祀山川		二三九―一七九 二三九―二〇一 二三九―二三八 二三九―二四八 二三九―二六九 二三九―二八〇 二三九―三〇一 二三九―三一五 二三九―三四七	,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八四 封禪		二二九—三六六	
卷八五 高禩 八蠟		二二九—三九四	
卷八六 五祀		二二九—四一四	
卷八七 籍田祭先辰 親蠶祭先蠶		二二九—四二六	
卷八八 祈禳		二二九—四五五	
卷八九 告祭上 告祭下		二二九—四七八	
卷九〇 雜祠淫祠		二二九—五〇〇	
卷九一 宗朝考 天子宗廟		二二九—五一五	
卷九二 天子宗廟		二二九—五三二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九三 天子宗廟		二二九―五五六	
卷九四 天子宗廟		二二九―五七五	
卷九五 后妃廟 私親廟		二二九―五九九	
卷九六 祭祀時享		二二九―六一六	
卷九七 祭祀時享		二二九―六五〇	
卷九八 祭祀時享		二二九―六七二	
卷九九 祭祀時享		二二九―六九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八十八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注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

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

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

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

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

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嘗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意以為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黍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三

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為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支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邪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三

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闕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為

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祫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畧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注

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祫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秦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郊祀者祀秦一五帝於是以天為有六以祀六帝為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龔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擇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祀論見所叙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

地而祭於其質也罷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

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尚赤者周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

至

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

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

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

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疏曰王

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

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六

周為魯豈不謬哉

又按賁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圜丘則

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日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似用冬

至之月如鄭注云用辛日也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

是亦不用冬至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日須用辛日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疏曰未郊故未服大裘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

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

鄉為田燭

汜芳劍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 疏曰郊祭

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

反之今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冢家各當界廣埽新道

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弗命而民聽

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

上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祭之日王

下至此並非有王命而民化主嚴上故也 祭之日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七

被袞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

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 楊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

郊王立於澤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

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為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戴冕璪

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況可以稱王乎 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璪音早天之乘素車貴其質也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明謂則之以示人也 疏曰總結

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萬物本乎天

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 萬物本乎天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曰

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布禪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八

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

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以適郊固有兩車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後躬耕帝籍疏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和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九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為信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為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氏月令注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

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為一說此鄭氏一人之
說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
不以為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
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見鄙闇始取其說
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為兩祀祈穀
與祭感生帝合為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於今而
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存人心萬世
不磨邪說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為大報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十

天正月之郊事為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
則注家誣蠹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
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
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
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
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
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
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
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
牛惟具注見祀天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
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
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
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十二

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
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
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
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
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聽敬
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
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
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

數也楊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袞象天既至泰壇脫袞服袞以臨燔柴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乃止

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

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

山升中於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之所兆祭於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郊者 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

行木為雨金為陽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

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

凡樂園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園丘者南郊

之丘也丘園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

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

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

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

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

園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

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

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園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

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

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

脊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脊其羹其醢犧尊疏布幕桴杓豆登

鼎俎簋簠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

涖玉帛省牲饌奉玉盥記又曰以供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簋簠可知矣

其藉蒲越裳記曰筭簠之尚其樂歌黃鍾太族奏

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

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

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曰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推

此則圜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祀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

更秦則興廊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十四

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

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

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

觚後世壇有八陸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

玉女車有鸞輅驛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

之徒邪正異同之說蠱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

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

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

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聽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書曰周公植璧東圭是也此禮天以冬至謂天

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必象其類璧圓象天植音

此以玉禮神當燔柴之節也揚氏曰牲幣放其器之

天皇大帝亦出於星經在六經無所見疏曰按

色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

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云玉幣所以禮神疏引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為證謂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以禮神也大宗

伯疏只云非禮神之幣乃酬尸之幣是禮神酬尸各

有幣也然經但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注

疏又別而為二恐未必然也又按通典云禮神之玉

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幣用繒長丈八尺通典之

說蓋以鄭玄注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

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為匹也以上禮天玉幣

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座皆特牲名語云用牲于郊牛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楚語曰郊特不

過繭東郊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化而陽祀用

騂牲毛之騂私營反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玄謂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十五

又祭法曰用騂犢楊氏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
故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騂犢其色不同
故以蒼璧蒼犢為祀昊天圓丘所用以騂犢為祀感生
帝南郊所用鄭玄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今不
備載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
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
曰乾為大赤故周為赤色用騂犢又如夏用元牡殷用
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犢為疑若
鄭分圓丘與郊為二 郊血 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
則諸儒辨之明矣 天以燔柴為始宗廟以裸
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禘祫為始此云郊血者謂
正祭之時薦於尸座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者解郊血義血氣也夫熟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
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饗近故用血也用血
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 郊特牲 又禮記
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十六

腥有爛有熟此云郊血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胥是
郊祭天有熟也有熟則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云
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 帝牛不吉以為
與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 帝牛不吉以為
稷牛 養牲必養二也 疏曰郊天既以後稷為配故養
牲養二以卜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
者為猶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
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
牛唯具 滌音地 滌牢中所搜除處 搜所流反 疏
曰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
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
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 郊特
牲 祀天之牲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沆齊 泛方創反齊
才細反盎烏

浪反緹音體 泛者成而渾浮泛泛然醴成而汁渾相
將盎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渾
沈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
未可盡聞 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卑職
之人得飲之昔酒久釀乃熟故名昔酒酌無事之人於
祭末羣臣陪位不行事者飲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
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同酌故酌清
以自酢事酒春成以漢之醪酒況之昔酒久乃成冬釀
接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冬釀接夏成五齊三酒俱用
穠稻麴蘖但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
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醴酒其醴酒則自用黑
黍為之與此別 陳氏曰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
則有酒之體中則盛然 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元謂
而浮久則赤終則沈 舊醕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大祭三貳司
酌有事者之酒昔酒今之舊久白酒所謂 大祭三貳司
舊醕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大祭三貳司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十一

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 畢人祭祀以疏布巾
地元謂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 畢人祭祀以疏布巾
畢人等 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
功布為畢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
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畢之也又曰鄭知此經
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畢六藝是宗廟之
祭用六藝即知此疏布畢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舉天
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有尚質之義也
又以畫布巾畢六藝 疏曰天地亦有矩之義用
疏布互舉以 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鼎禪杓 大音泰和
明義也存之 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鼎禪杓 胡卧反犧
素何反王如字禪章善反又市職反 疏曰大羹不和
者大羹肉汁也 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
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
羹不和犧尊者先儒云刻專為犧牛之形禪杓者禪白

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禮器 楊氏曰周禮司尊彝有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尊名兩相對則十二尊也天地八尊不知所用何尊禮記言犧尊疏布羅揮杓則知祭天八尊專用犧尊以疏布為
畢以揮木豎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之謂設巾豎者飾
為其杓也

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
注云不和鬱者也春官

事上帝疏曰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
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

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表
記已上祀天酒齊盛

蒲越橐鞞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也
也莞音官徐音九簞大點反越音活橐音古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六

老反鞞簡入反蒲越橐鞞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
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簞祭天則蒲越橐鞞之尚也
今禮及隋禮橐鞞為祭天席器用陶匏
陶謂瓦器謂酒
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
故周禮旋人為簋匏謂酒爵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
稷大宰疏曰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
之屬故詩述后稷郊天云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
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
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尊
通典云尊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反盛音郎
成即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薦大羹也
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薦當于豆
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居安之歆享之何芳臭之誠
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大雅生民

詩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簠瓦豆謂之
登先儒謂宗廟之簠豆用木天地之簠豆用瓦然詩述
祀天之禮言于豆于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已上祀天
登則祀天有木豆矣

四圭有邸以祀天邸丁禮反又音帝 鄭司農云中央
邸本也圭本著於壁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
四圭有邸有角也 著直畧反疏曰司農云於中
央為壁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壁形亦內倍好為之
四面琢各出一圭壁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
二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壁為邸蓋徑
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又
或說四圭有邸有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
正文故兩釋之也 春官典瑞 楊氏曰四圭有邸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六

祀天即冬官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也玉人
之事其工也典瑞所掌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鄭云
中央為壁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
此尺二寸者未知壁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未
知除壁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裸圭尺有
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仍未審以壁為邸
邸徑獎許禮既無文不可強記也 江都集禮徐乾議
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蒼璧禮天兩玉
不同而並云祀天是有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禮神
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圓丘與郊各有所施楊氏
又謂璧圓色蒼所以象天若天有四時四圭有邸以
象天非王所執之圭也伏觀國朝會要禮制局言以蒼
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蒼璧以象體四圭有邸以
象用故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
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也此義與

徐邈不同姑兩存之
已上係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

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辨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

人職曰鳥獸蛇龍四時五色以章之是也希讀為綿或

作藉字之誤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

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

於宗彝尊其神明也疏曰玄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辨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

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

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

作績者績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宗彝者據

周之義尊有虎夔雌夔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雌夔虎夔

可知藻水草取其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其斷割焉

黻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繡者

謂刺繡為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云王者相變

其說皆非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
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大夫衮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
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
證而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
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
獨不然乎鄭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圓丘大
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橐籥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
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璠十有二旒則天之
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
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孔氏九
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
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六十八

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文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
忌以帝祭社稷服繡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
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衮衮孤卿服毳毳貴盛無分而天
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
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
十二旒焉十二閑圭尺二寸璠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
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
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黼登於展九章亦可損乎前
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
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
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
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餘
見祀地禮及祭
戴冕璠十有二旒
數不過十二
過
音古禾反
已上王祀天裘冕
鄭特牲